

紅粉字

上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司馬翎作品集



紅粉干戈

上

「台灣」司馬翎著

责任编辑：鲍 娴

封面设计：森 林

封面绘画：王家训

红粉干戈

司马翎 著

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：图字 11-1998-82 号

本书由真善美出版社授权

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(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：310006)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

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
(中山市中山港火炬开发区逸仙路)

开 本 850 X 1168 1/32

印 张 35.75

字 数 896 千字

插 页

印 数 5000 册

出版日期 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7-5339-1179-2/I·1077

定 价 58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影响阅读，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)

1 两雄相争

武昌地当长江汉水会流之东，自古以来，极是繁盛，时在明宪宗成化年间，这一日夕阳西坠，浩荡长江倒映出满天霞彩，但见粼粼江水上，闪耀出万点金光。

江边的码头上围绕着数百人，最外层的都站在板凳上，伸长脖子向人圈中瞧着，人群最内层处有十多名公人，手执刀杖，把人群逼开，腾出一块空地，当中两个人正在拼命厮杀。一个是长挑身量，眉目清俊的少年，使的是精芒映日的缅甸刀，另一个矮矮胖胖，浓眉大眼，也是十八九岁的少年，使的是一柄亮银画桨，挥动之际，风声劲急响亮，显然这根银画桨沉重之极。

这两人身上都负了伤，高的一个左臂转动艰难，矮的一个肩、臂、腿之上，有四五处伤痕，血渍斑斑。

那十多名公人神色都甚是尴尬，在他们的圈子之中，还有一个佩剑少年，这少年长得面如冠玉，英风飒飒，静立时如渊潭岳峙，态度极是沉着。这时一个公人悄声说道：“眼下便要日落西山，少爷若不出手分开他们，这件事就要瞒不住府尊大人啦，那时节兵马司大人势必派出精兵前来弹压。”

佩剑少年淡淡一笑，说道：“我跟他们都不相识，实是劝解不开，你们禀报上去派兵勇前来弹压最好。”

那公人愁眉苦脸地叹一声，道：“若是上头知晓此事，咱们这些人都别想在公门中混饭吃了，唉！他们从昨天傍晚一直打到现在还不停手，反倒是旁观之人，累得换班儿来看热闹。”

佩剑少年道：“他们内功深厚，还可以再打一两天。”

那公人叫苦不迭，又央求他出手分开他们，佩剑少年双眼一直不离开战中的两人，这时忽然跃出去，剑光一闪，登时把那两人分别迫开两步。

矮胖少年浓眉一揪，大怒骂道：“混账王八蛋，我这一招眼看砸死这厮，你又多事出头，老子先砸死你！”

对面的高颀少年应声道：“对，这小子可恶透顶，若不是他屡次多事，你早就身首异处了，咱们先弄死他再打。”

这两人口气极凶，这刻光是叫嚷，竟不出手。

四下的公人们想是吃过亏，这时都不敢做声，更不敢上前，要知这等通都大邑之中，焉能任得老百姓持刀抡杖，公然斗殴，但这两人一则武功高强，二则红了眼拼命，公人们都瞧得出势色不对，又吃过亏，是以拼着被旁观的老百姓嘲笑，也不肯上前送死，一方面还得设法瞒住上头。

佩剑少年谦和如故，微笑道：“两位兄台的身手，都教人大感佩服，但自古道是两虎相争，必有一伤……”

话犹未尽，矮胖少年暴跳如雷，喝道：“这话已讲过多少次啦，老子不听就是不听，今日非宰了这小子不可！”

高颀少年竟不回答，双眼直望住江边一艘船上，只见那船，篷窗推开，有个年约十六七岁的美貌少女，凭窗观看他们厮杀。

佩剑少年听那矮胖少年口气坚决，摇摇头退开了，矮胖少年喝道：“瞧什么？”举桨戳去。

高颀少年浑如不觉，却见那美貌少女骇得花容失色，惊叫一声，这才晓得不对，急急跃退，但仍被对方银画桨撞了一下胸口，疼得几乎窒息昏倒，矮胖少年疾迫上来，高颀少年叫道：“不打啦——”

矮胖少年怔一下，喝道：“什么？”

高颀少年道：“我说不打啦，算你赢就是！”

矮胖少年怒喝道：“混帐，岂有此理！”挥桨扫去，风声劲厉

之极，高颀少年不敢硬封，向后一退，但听噗通一声，掉入江中。

他立即浮起来，抹抹面上水珠，叫道：“我现下没有工夫跟你厮缠。”叫声中踏水而去，气得码头上的矮胖少年顿脚直骂。



高颀少年酒到船边，伸手勾住船舷，说道：“姑娘，我饿坏啦！”

美貌少女一怔，却见他泡在水中，左手软垂，甚是狼狈可怜，心中一软，说道：“那你就上来，把衣服烤干，吃点东西。”

高颀少年愉悦一笑，说道：“谢谢你，在下柳昭，不敢请教高姓芳名？”

美貌少女听他说得客气恭敬，不禁嫣然一笑，道：“巧得很，我就叫柳儿。”

这话也不知是不是讨便宜，但柳昭毫不在意，笑吟吟道：“鄙姓竟得美人取用，当真是三生有幸。”

柳儿抿嘴笑道：“快上来吧，仔细泡出病来。”

柳昭大喜道：“在下若是病倒，姑娘可肯来瞧我一眼？”

柳儿道：“那有什么不可以。”

柳昭道：“若然如此，在下情愿一年病倒三百六十五日。”

她哟一声，道：“相公别乱说话，病倒了才晓得这活罪难受，快上来吧！”

柳昭涎着脸笑道：“姑娘若是赐予援手，拉我一把，我就上船。”

柳儿不禁一怔，心想这人好生无赖，才请他上船憩歇一会，他就变出花样。当下仍然笑容满面，打开篷窗探身出去，伸出一手。

柳昭细瞧她的手，只觉纤美白皙，心中大喜，便也举手上去，柳儿不知如何便抓住他手腕，轻轻一提，便把他提离水面，柳昭

还未发觉有异，叫道：“我的左手使不出气力，姑娘行个好拉我上船吧！”

柳儿笑道：“这也使得。”忽然抖手向外一甩，柳昭整个人平平飞开寻丈，砰一声落在水中。当他们对答之时，船已沿江向下流驶行，这刻已远离码头，忽听岸边传来响亮的笑声，柳儿向岸上望去，只见那个矮胖少年拍手大笑，原来他也沿着江岸追了下来。

柳儿娇声喝道：“笑什么？”

声音虽是娇柔悦耳，却远远传到七八丈远的矮胖少年耳中。

他愣一下，笑声立止，洪声道：“这法子很妙，我难道不该笑？”

柳儿哼一声，道：“自然不该，下一次决不饶你。”

矮胖少年气得满面通红，双脚乱躁，但他素来不惹女子，是以空自暴跳气恼，却不开口喝骂。

柳昭此时已冒出水面，一副垂头丧气的神情，也不泅向船去，柳儿叫道：“相公，你来。”

柳昭没精打采地道：“我犯不着又空欢喜一场。”

柳儿又是怜惜，又觉这话妙得好笑，当下道：“这回我不哄你了。”

柳昭精神大振，泅了过去，柳儿果真把他拉上船，借了一套船上水手的衣服给他换，又弄好食物，有酒有肴，一面又与他烘衣服等，柳昭乐得飘飘然的，几乎连姓什么也给忘了。



不久天色已黑，柳昭已换回自己的衣服，神采奕奕，与柳儿同处舱中，灯下相对，此时船已停靠在一个河弯内，柳儿道：“跟你打架的人叫什么名字？”

柳昭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
柳儿讶道：“你们连姓名都不知道，就拼命厮杀？为的何故？”

柳昭支支吾吾的，但当不得她再三追问，只好答道：“我打荆州来时，路上碰上了他，发觉他一直跟藕着我，这倒没有什么，但昨日我们又在码头上碰面，那时我正要搭人家便船南下，这厮无端端辱骂于我，后来就打起来了。”

柳儿星眼连眨，沉吟片刻，笑道：“那船上可有女孩子么？”柳昭面上一红，点点头，她又道：“他定是骂你专爱调戏女子之事，对不对？”

柳昭又点点头，却见她神情毫无异样，当下大为放心，只听那柳儿沉吟道：“既是如此，这位相公极可尊敬，该当请他上船来敬他一杯。”

柳昭讶道：“他在哪儿？”

柳儿道：“他一直跟着我们，想是怕你欺负我——”

柳昭眉头一皱，恼道：“我柳昭堂堂七尺之躯，怎肯欺负女孩子，这厮混账得很，瞧来非得拼个死活是不行的啦！”

柳儿微笑道：“相公不须着恼，你虽是见到女孩子便爱献殷勤，但实在光明磊落，毫无歹心，我会跟他讲个明白，不过，你日后还是改一改这脾气的好。”

柳昭顿时心和气消，笑道：“姑娘说得是，这脾气该改，我去把他叫上船来可好？”

柳儿笑道：“你又来献殷勤了，还说要改呢！”

柳昭涎脸直笑，口中叨念道：“这般可姑娘罕曾见，我眼花缭乱口难言，灵魂儿飞上半天……”

这几句是《西厢记》艳词，柳儿也不着恼，微微一笑，说道：“相公益发轻狂啦！”眼珠儿一转，心想我虽然不介意他的口舌轻薄，却须给他一点教训。当下取出一方黑布，说道：“我虽也不便上岸请那位相公，你过来坐在我身边，我自有法子请他。”柳昭心想这妮子行事古怪，好玩得很，便过去坐在她身旁，露出一副色

迷迷的样子。

柳儿纤手一动，舱中陡然一片黑暗，跟着发出半声尖叫，似是声音出口便被人掩住嘴巴。

柳昭嘻嘻一笑，暗想这叫人法子极是别致新鲜，忽觉船身微微一晃，接着舱门砰一声被人踢开。

周围还有好些泊岸船只，此时传来互相惊问之声。

船舱中本是一片漆黑，蓦地透出一丝灯光，微光之下隐约可见柳昭和柳儿坐在一块儿，踢门之人迅快抢入，伸手向柳昭抓去。

这瞬息间，柳儿已瞧出来人体态潇洒，不高不矮，不肥不瘦，并非那矮胖少年，不觉惊噫一声。

柳昭听风辨位，左手使出一招“隐微式”反拿敌手，谁知左肩受过伤，转动不灵，招数才发出一半，肘弯上的“臂儒穴”已被对方指头抓牢，但觉此人五指坚逾钢铁，半边身子顿时麻木，同时之间，一阵急疼攻心，顿时满头热汗滚滚流下。

陡然间，又有一道人影闯入舱内，此人落脚极重，船身大为摇晃，只听他暴声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贼！”呼的一声，一股极是强劲的风力直袭那扣拿柳昭的人。

舱内灯光大亮，一切都瞧得真切，这最后闯入之人，正是那矮胖少年，手中的亮银画桨方自迅急扫出，那个抓住柳昭左臂之人就是那个十八九岁的佩剑少年，身上一袭长衫，面如冠玉，极是俊美潇洒。

亮银画桨堪堪扫中佩剑少年后背，矮胖少年一瞧不对，口中大喝一声，宛如平地打个霹雳，只震得舱中之人，个个耳鼓疼鸣。他吐气开声之际，同时使劲煞住画桨去势，但画桨去势何等猛恶劲厉，哪里能硬煞得住？嘭的一声仍然扫中佩剑少年后背。

舱中一阵大乱，人仰马翻，那佩剑少年身子压住柳昭、柳儿二人，矮胖少年目瞪口呆，竟忘了上去把他们拉起。

佩剑少年从两人身上翻滚开一侧，五指仍然牢牢拿住柳昭臂

上穴道，柳儿最先坐起，低头一瞧，只见柳昭满头大汗，面色焦黄，连忙叫道：“哎，相公快放手……”

佩剑少年深深调息儿口气，才道：“姑娘这话怎么说？”

矮胖少年弯腰拉起佩剑少年，说道：“我真想不到你比我抢先一步，我……我……”

底下歉疚之言还未说出，佩剑少年已从他面上神情瞧得明白，接口道：“兄台不要放在心上，这叫做起义岂敢后人。”

矮胖少年一怔，道：“说得好，这正是我心坎中的话。”

柳儿柔声道：“两位大侠客待会再说话行不行？求求你先放了柳相公吧！”

佩剑少年一眼望见灯畔有方黑布，当即明白灯光忽暗之故，心中略有所悟，便放开手，柳昭长长透一口气，运功催动血气，一时之间，还不能开口说话。



柳儿芳心着实被这两个少年的侠心义行所感动，满面悔疚之色，柔声道：“这都是我的不是，还望两位相公饶恕。”

矮胖少年还不明白她话中之意，问道：“你说什么？”

佩剑少年淡淡一笑，道：“她并无被袭之事，是故意装出这等情状。”

矮胖少年越发疑惑，道：“为什么？”

柳儿接口道：“我和柳相公谈起你，得知相公乃是正直侠义之士，心中甚是敬佩，有意奉邀上船一见，但又想到相公未必就肯移驾，所以作此狡猾，却不料弄巧成拙，反而教这位相公无妄受灾，心中极是不安。”

她口齿清晰伶俐，声调娇柔，说得极是委婉动听，那矮胖少年本来没有吃亏，不要说他，便那佩剑少年白白挨了一桨，此时也气恼全消。

柳昭运功至此，已经恢复如常，长吁一声，说道：“疼死我啦，你手上可是练的有大力鹰爪的功夫？”

佩剑少年歉然一笑，拱手道：“正是，此事只怪兄弟鲁莽，多有得罪柳兄。”

柳昭见他谦诚有礼，不觉大生亲近之心，嘻嘻笑道：“这可怪不得你，你贵姓大名？”

佩剑少年歉容未消，答道：“兄弟王元度。”

矮胖少年怒叫道：“王兄跟这种色鬼说什么，若不是他专门调戏妇女，我也不会误伤了你。”

柳昭也怒道：“你嘴巴里干净一点。”

王元度和柳儿一齐排解，柳儿道：“柳相公虽是外表上不甚端方，但其实正派得很。”

王元度说道：“兄台的肝胆、武功，小弟极是仰慕，尚未请教尊姓台甫？”

矮胖少年大声道：“别人问我我是决不说的，但王兄便不同啦！我姓鲁名又猛。”

柳昭嘻嘻笑道：“这姓名妙极，正是又鲁莽又凶猛。”

鲁又猛横桨喝道：“色鬼，敢不敢上岸跟老子决一死战？”

柳昭仍然嬉皮笑脸地道：“忙什么，咱们先吃喝休息，明早动手不迟。”

王元度说道：“柳兄的话有理，有话明早再说。”

当下分别落座，鲁又猛气呼呼的，柳昭则嬉皮笑脸，仍然是一副色迷迷的模样。

柳儿口角生春，极会说话，饮食之时，一一问过他们三人的师承来历，可是这三个年青人都是支吾以对，连鲁莽不过的鲁又猛也没肯透露，至于他们前赴何处，有什么事，更加不肯露出半点口气。

这三个年青人完全是三种性格的人，鲁又猛的莽撞、暴躁，

那是一望而知，谁都瞧得出他肚直肠直，是个没有算计之人，柳昭那股色迷迷的神气，则充分证明他是个风流自赏，任性不羁之士，王元度与这两人完全不同，他外表长得十分潇洒俊逸，但举止端庄稳重，眉宇间正气凛然，竟是个既英俊又正直的侠客典范。

柳儿的星眸一直有意无意地掠过王元度面上，但他却浑如不觉，反倒与鲁又猛、柳昭二人显得很亲近，谈古论今，口才流利，学识渊博，使得鲁、柳二人对他生出甚是敬重之心，因此在短短时间之内，王元度已隐隐成为领袖人物。

柳昭落水之时，随身携带的一柄绢面折扇也弄湿了，因此放在一边晒干，直到大家吃喝得差不多了，王元度首先起身辞谢，鲁、柳二人便也一同起身告辞，柳儿命船家泊到岸边，岸上虽是风高月黑，可是在这些武林豪侠眼中，那是跟白天没有什么分别。

鲁又猛踏上岸边，回头道谢时，柳儿笑道：“鲁相公若是当真感到这一顿酒食还不坏的话，便该给我一点酬报才对。”

鲁又猛应声道：“使得，姑娘即管说出来。”

柳儿笑笑道：“你以后不再向柳昭相公找麻烦，那就是给我的酬报了。”

鲁又猛不禁一怔，柳昭却嘻嘻而笑，表示心中十分得意，鲁又猛瞪他一眼，才向柳儿道：“我鲁又猛讲话算数，就依姑娘的话。”



三人联袂离开，转眼间，已没入黑暗之中，柳儿还呆呆地向岸上凝望，后艄的船家耸身一跃，落在她身边，那么庞大的身躯落下时，船身晃也不晃，这船家长得身躯雄伟，气度勇猛，这是掀掉头上斗笠后才瞧出来的，他浓眉一皱，道：“柳儿，你还张望什么？”

柳儿头也不抬，缓缓道：“我在想那王元度相公。”

这魁伟大汉道：“他们迟早都会找上咱们日月坞去，你不愁见不着。”

柳儿轻叹一声，说道：“蓝沛大哥，你和我都是小姐的心腹，告诉你也无妨，我可是为小姐而想王相公的，你明白我的意思么？”

蓝沛寻思一下，点点头，反身跃回后艄，他取起竹篙，刚刚插入水中，柳儿的声音从船头飘过来，道：“我想今夜停泊此处，只不知会不会耽误了行程？”

蓝沛放下竹篙，道：“不要紧，明天我卖点劲就行啦！”

柳儿宽慰地笑了一笑，在前舱处挂上一盏风灯，然后躲在舱内，一面说道：“咱们日月坞数百名水道好手之中，听说蓝大哥艺压群雄，不但水中功夫了得，这操舟之术，更是精擅，可以快逾奔马，不知是真是假？”

蓝沛在后面应道：“这话倒是不假，我以前听亲友们说，我还未断奶就会飞舟戏水，自然这是他们开玩笑的，然而可见得我很小的时候对水就很有缘分。”

柳儿格格笑道：“有趣得很……”说时，随手取起一样物事，却是一柄绢面扇，一边画着花卉，设色鲜艳，笔清秀媚，没有题款，另一面却是一幅精细工笔的“惜花美人图”，画中的美人体积虽小，可是面目眉发，纤毫毕现，极是美貌动人，她见了这个画中美人，不禁大吃一惊，再看扇角署名却是“辽东大痴”四字，印章因是篆书，所以辨认不出。

她对着折扇沉吟了许久，陡然间，岸上传来叱喝之声，当即侧耳聆听，那是两个人在说话，其中一个粗声暴气，敢情便是鲁又猛，另一个好声好气答话的是柳昭。

鲁又猛喝道：“我早就晓得你这色鬼会鬼鬼祟祟地溜回来，所以躲在这儿等候，果然不出所料。”

柳昭道：“你到底让不让我开口？”

鲁又猛嘿嘿冷笑道：“你说，看你编造出什么名堂掩饰？”

柳昭道：“我有一柄折扇漏落在舟上，所以赶回来找寻，这柄折扇甚是名贵，决不能遗失。”

鲁又猛用不相信的声音道：“放屁，我不相信。”

柳昭道：“我记得明明白白把折扇放在一旁晾干，忘了带走，是不是骗你，上船一问便知。”

鲁又猛道：“好，咱们问一问那位柳儿姑娘，若然没有此事，那就证明你心怀鬼胎，咱们这就找个没人的地方拼出生死，逃跑的是王八蛋龟孙子。”

柳昭昂然应道：“就这么办，我若是不敢跟你拼个生死，便是狗养的。”

他提高声音叫道：“柳儿姑娘……”

柳儿出舱应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柳昭说出遗扇之事，柳儿早就所在耳中，并且感到十分为难，只因这柄折扇她极想带回去给小姐瞧看，料必关系重大，然而眼下若不取出折扇，这两人便须拼命决斗。

她缓缓道：“我入舱找一找。”转身入舱，过了一会才出来，道：“有啦！在这儿。”

柳昭得意洋洋地向鲁又猛道：“瞧，我有说谎骗你没有？”

鲁又猛伸手拦住他，道：“且慢，我虽然不是聪明的人，但这柳儿姑娘不想咱们拼命之心，我可是瞧得明白，说不定这柄折扇是她的。”

柳昭道：“胡说，女孩子家哪有使用折扇的？”

鲁又猛道：“我不管，反正我不相信。”

柳昭气得俊眼圆睁，喝道：“好，你这是存心挑岔，咱们便找个无人之处拼个死活也好。”

柳儿笑道：“不必如此，柳相公，此扇既然是你的东西，那么这上面有什么记号、特点，你定必知道？”

柳昭恍然道：“还是姑娘聪明，这柄折扇一边是花卉，另一边是‘惜花美人图’，鲁兄不妨瞧瞧对是不对？”

鲁又猛不语，跃上船去，展开折扇，就着灯光一瞧，果然不讹，当下心中服气，跃了上岸，道：“多有得罪柳兄，这厢有礼赔罪。”

柳昭接过折扇，道：“算了，我碰见你算是倒了大霉，我可要先走啦，你老哥爱守到天亮都行。”说罢，恢复低声下气的声音，向柳儿告别。

鲁又猛跟他走了，河岸边又恢复了平静，柳儿回到舱中，静坐凝思，若有所待。

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之久，船身微微一晃，她瞿然举目向舱门望去。

嘭一声舱门被人踢开，强劲的江风卷入来，把柳儿的长发完全吹乱了。

灯光照射在来人身上，但见此人面貌英俊，背插长剑，剑眉斜竖，俊目含怒带威，正是那王元度去而复转，他气势汹汹地闯入舱内，忿怒地瞪着柳儿。

柳儿淡淡一笑，道：“王相公请坐。”

王元度见她如此镇静，略感意外，神色间微微一怔，柳儿又道：“贱妾深知王相公乃是大仁大义之士，总算没有看错。”

王元度哼了一声，冷冷道：“姑娘没有别的话可说了，是也不是？”

柳儿连忙摇头，道：“有话说，不过有的是时间，何须匆忙。”

王元度本是盛怒而来，大有出手取她性命之意，然而被她这么一打岔，不知不觉已松弛得多，当下说道：“在下可没有时间跟姑娘多说闲话，姑娘也用不着白费心机想拖延时间。”

柳儿格格娇笑数声，道：“贱妾再说几句闲话，便可转入正题，只不知王相公允许不允许？”

王元度面色沉寒如故，没有做声，柳儿晓得他答应了，便道：“贱妾不但没有赶紧催船离开，还在外面点上一盏灯，王相公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王元度道：“总不会是特意让在下较为容易找到你吧？”

柳儿收敛了笑容，正正经经地道：“正是教相公容易找到此船之意，现在请相公注意一下，此船眼下停泊在什么地方？”

这一问大有蹊跷，王元度不得不转头向舱门外望去，猛可吃了一惊，敢情这艘轻舟已不知何时启碇，远离江岸，目光所及，尽是黑沉沉的水面。

他回过头来，眼中露出坚毅的光芒，道：“姑娘虽有出人意表的手法，然而今晚想逃出在下手底，只怕无法办到。”

说话之时，暗暗提功聚力，他进舱之时已相度好形势，早就估计出以自己大力鹰爪功夫，可以笼罩方圆两丈之内，因此不论她以什么身法逃走，也难免遭受爪力一击之危。

柳儿恢复了可爱的笑容，道：“相公说得极是，贱妾这条小命已被相公捏在掌心，可是相公难道不考虑一下，倘使贱妾遭遇不测，你自家将有何等后果？”

王元度本来沉寒严肃的面上泛起笑容，舱内的空气登时轻松得多。

他道：“在下一向思虑不周，时时凭意气行事，所以不免上当吃亏……”他迫近两步，又道：“若然姑娘不坚持的话，在下倒想跟你谈谈讲和的条件。”

柳儿笑吟吟道：“好呀，我们讲和吧！”陡然面色一变，道：“不对，你想是有诈。”

王元度讶道：“有诈？”

她道：“不错，相公不是贪生怕死之辈，这一宗行事不合情

理，其中定必有诈。”

王元度道：“好聪明的姑娘，但你这刻才发觉已经太迟了一点啦！”说时，举起右手，五指微张，宛如鹰爪，向数尺外的女孩子抓去，出手不觉其快，然而柳儿却来不及闪避，蓦地半边身子一麻，已动弹不得，也无法提聚真力，接着胸腹之间涌起翳闷难过之感，使她忍不住发出呻吟之声，秀眉紧皱，显得甚是可怜。

王元度右手一屈，她整个人便向前冲来，恰好落在他手中，让他抓住手臂，王元度沉声道：“姑娘在酒菜之中放了什么毒药？”

柳儿用哀求的眼光瞧着他，声音微弱地道：“相公的手，放轻一点儿行不行？”

王元度果然放松许多，他并不是因对方神态可怜而放松，而是他自己有一种想法，他认为一个行侠之士，纵是被人暗算，但报复之时，仍须适如其分，譬喻对付这个女子，在未决定如何处以应得之罪以前，不该使她痛苦，这才是光明磊落的英雄行径，不过柳儿可不晓他有这种想法，微微一笑，感激地道：“谢谢你啦！”

王元度道：“没有什么好谢的，请你据实告诉在下，何故要向在下施毒？”

他的声音坚决异常，教人一听而知，不说是决计不成的，柳儿被他的气度意志慑服，道：“贱妾只是想请相公单独回转来一趟，才用点手段。”

王元度意外地一怔，沉吟道：“真是这等用心？”

柳儿道：“相公若是不信，不妨再查看体内情形，瞧瞧毒性是不是迅速减弱？或者因相公功力深厚，毒性早已消失了也未可知。”

王元度先不回答，暗中运功调气，果然已毫无异状。

他摇摇头，道：“这真是莫名其妙的理由，即使你真心如此，可是万一在下回来之时，鲁莽出手，以致伤了姑娘，岂不是十分